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二十四回 薄郎貼金易色 癡心婦喪命償冤

汴水隋堤柳線長，繁華勝地閱興亡。 鳥因舌巧多移樹，花為心多少定香；  
洞外白猿常盜女，溝邊紅葉誤逢郎。  
隔江日暮行人遠，紅蓼白萍易感傷。

單表這揚州城有一鹽商，姓苗名青，家資有十萬之富。當年伙了水賊，曾劫殺主人苗曾，以成巨富，揚州人稱他為員外。為人心高好勝，齊財重色。在這揚州鈔關上，專做鹽商過引，新娶了一個妓女董玉嬌兒，在他船上日日香浮，醉擁鮫，自誇他的富豪無人可比。

那一日鄭玉卿和銀瓶到了揚州，把船繫靠在大船邊。這玉卿從幼年沒出外的後生，見了這繁華煙火，那時下船沾了一三白泉酒，和些鮮魚螃蟹葦蕩菱之類，使船家整了一席酒，和銀瓶行樂。到了入夜，各船上燈火輝煌，笙歌齊奏。銀瓶沒見這光景，出到船頭，看見水天一色，綠柳垂堤，那畫橋上簫聲不斷，喜得個銀瓶忙把紫簫取來，和著鄭玉卿作曲相隨。無數的客人倚舟而聽。這苗員外和董玉嬌彈唱了一會，怎比銀瓶清楚如鳳泣龍吟，游魚出聽。待不一會，鄭玉卿吹笛，銀瓶琵琶相隨，到了三更，二人猜枚行令，抓打拿情，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。那船上董玉嬌道：「這一套吹彈，不像揚州的，一似京師來的，但沒見這個人甚麼樣兒。」苗員外道：「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，問他個來歷，看他這光景，不像個良家，定是婊子，就見何妨，看是個甚麼人兒。」過了一夜，苗員外寫個通家待教弟帖子，著福童過船來說道：「俺員外聽得相公吹得好簫，著實仰慕，特要過來相訪。」鄭玉卿初到江湖，要賣弄他的絲，聽見朋友如何不喜？道：「快請來相會。」那苗員外從大船上走過來，匾巾盛服，生得凹目黃鬚，鷹鼻蛙口，富態中帶些凶像。玉卿使銀瓶迴避，請在前艙。銀瓶忙著櫻桃送過一盞鬆仁泡茶來，員外接茶，先看見待女生得清雅，打扮得內家腔調，就知主人是個大方家了。員外問玉卿道：「老兄從何處來？」玉卿道：「小弟自東京來，因舍親在鎮江，有字相招到此，這艙公講到這裡換船，明日還有一日住，天幸遇見，先蒙枉顧。」員外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因兄為人高雅有趣，天涯相會，也是有緣，還要拔教。」說畢去了，鄭玉卿即時也就回了拜。見船上拿著兩三架天平兌銀子，才知是個鹽商，玉卿越發感仰他下文之意。待不多時，那蘇州艙公替玉卿另賃了一隻大浪船，越發齊整。玉卿這裡先使櫻桃過去，把皮箱行李。一一運過，那苗員外見玉卿移船，料銀瓶出來，要從大船邊過去，把船窗半開，睜睛久等，見銀瓶從小船上過來，扶著跳板上那浪船，好不嫵娜：

花有嬌香玉有情，淡描輕染畫盈盈。  
世間多物皆堪畫，止有風流畫不成。

苗員外一看才知道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這不枉了是個美人，空自搽脂抹粉，亂唱胡彈，堆千積萬，只好替這人提鞋罷了。回到艙中，尋思了好一會。我看這人來得古怪，就是巢窩裡，也沒有這等樣的絕色，敢是在那王侯府拐出來的，也不知。即寫一請帖，是翌午奉扳雅會。過了船投與玉卿，謝了明日赴席。玉卿待著手藝，要在揚州子弟行中奪萃，又見朋友敬奉他，如何不喜。到了次日，穿了一套新衣，過這鹽船上來赴席。苗員外早已筵開錦繡，褥列芙蓉，船上好不齊整，揚州繁華所在，何物不有，擺的響糖八仙甘蔗獅鹿果面杯盤，行了安席禮兒，苗員外見玉卿年小面嫩，漸漸逗他說，這簫和琵琶，不是這裡傳授。玉卿誇道：「汴京王一娘是大內裡樂師。小弟學了十年，還趕不上他的指撥。家房下是李師師府裡的傳授，記的大套數多些。」玉卿又吃了幾杯，心裡發癢，就討琵琶彈了一套。那苗員外贊之不絕道：「小弟從不曾見此妙彈，如老兄不棄，肯同一拜，即兄弟一樣，小弟出妻獻子，還替兄做得些事業，不枉今日一會。」鄭玉卿那知是騙局。見他是鹽商，結得這個朋友，也不枉我江南的事業。就起身來道：「小弟亦有此意，只不敢高扳，既蒙不棄，小弟執鞭隨鐙，亦所甘心。」即斟過一鍾酒來，放在苗員外面前，納頭便拜。問了年紀，苗員外三十八歲了，玉卿十九歲，理當為弟，受了一拜。即叫船上小郎二十多人，俱來給玉卿磕頭。玉卿感激，甚不過意。苗員外又傳董玉嬌來，叔嫂行禮。

這玉嬌才二十一歲，打扮的豔妝花面，從後船出來，玉卿忙忙下禮，苗員外攙手扶起，兩人平拜了。即取椅來橫頭而坐，玉卿偷著一看。好色心邪，偏看著別人碗裡饅頭是大的，心裡算道：銀瓶到如今，和良家一樣兒，不會奉承，怎麼比得此人，一雙秋波斜視，定是風月高強。又不好正看，只得彼此送情。原來董玉嬌故意要勾搭鄭玉卿，好看他的老婆。苗員外叫玉嬌讓一杯酒，取琵琶來領領鄭賢弟的教。他東京宮院裡傳授，著他點撥。這玉嬌先滿滿奉了一大銀鼎杯，取了琵琶，唱了一套：

【江兒水】則道是淡黃昏、素影斜，原來是燕參差、簪掛在梅梢月眼。看見那人兒，這搭兒游歌。把紗燈半倚籠還揭，紅妝掩映前還怯，手玉梅低說。偏咱相逢、是這上元時節。

【前腔】止不過、紅圍擁翠陣遮偏，這瘦梅稍、把咱相攔拽。喜迴廊轉，月陰相惜。怕長廊轉，燭光相射。怪檀郎，轉眼偷相撇。

【六犯清香】他飛瓊伴侶，上元班輩。迴廊月射幽暉，千金一刻。天教釵掛寒枝，咱拾翠、他含羞、啟盈盈笑語微，嬌波送翠眉，低就中憐取？則俺兩心知。少甚麼、紗籠映月歌濃李；偏似他，翠袖迎鳳糝落梅。恨的是花燈斷續，恨的是人影參差。恨不得香沒縮緊，恨不得玉漏敲遍。把鑿釵兩下為盟，記夢初回。笙歌影裡，人向月中歸。

唱畢，玉卿誇之不盡。因說道：「小弟既蒙不棄，先來取擾，容次日具一席薄酌，請二位兄嫂，到了小舟，也是天假良緣，使弟婦拜見，」苗員外費了這場心，原要這句話兒。忙道：「老弟客邊，廚下未必有人，到是小弟攜一席過去領教。」玉卿笑道：「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，叫包席的安置停當奉候，只是褻尊些。」說畢，又吃了幾杯。玉卿有酒了，取過蕭來，賣弄他本事，吹了一套關山秋月，真有穿雲裂石之聲。董玉嬌兒也贊不絕口。苗員外使了個眼色，董玉嬌已知其意，把腳輕輕一勾，玉卿瞧著苗員外回頭，燭影裡也就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董玉嬌把一個三事汗巾兒，攙著同心結香囊，悄悄送與玉卿袖中，苗員外故意推醉，任憑他二人猜拳飲酒。

玉卿飲至三鼓才過船來，銀瓶還點燈相待。斟了茶給他吃了。誇苗員外義氣，拜交兄弟，使他令夫人出來相陪，原來也是個妙人兒，咱明日也備一席酒回他，少不得你出來也回他個禮兒。銀瓶道：「人生面不熟的，怎好出去。」玉卿道：「他南邊風俗，比北方不同，多少做生意的，都是堂客掌了櫃，大戥子和人稱銀子，極大方的。那似我北方縮頭縮腦的，到叫他笑咱不老成。」說畢宿了一夜。乘著酒興，又在船裡，床上床下都是平地板，玉卿盡著滾上滾下，二人魚貫而寢。只因得了董玉嬌的汗巾，著銀瓶發的興，在董玉嬌身上才覺有味。到了天明，忙去叫廚子，備了一桌整齊的席面。自己上大船來，請苗員外夫婦。日色平西，苗員外意在夜飲，燈燭之下，好玩弄銀瓶，因此晚晚的過來。先使一個丫頭，送一紅帖，上寫「忝盟妹苗門董氏祿禱拜」道：「俺奶奶先過來拜了鄭大娘，另來赴席。」這都是苗青定下拋磚引玉的計，待不多會，只見董玉嬌從大船頭搭著跳板，過鄭玉卿小船上來。

原來是積年揚州瘦馬，又在門戶裡出身，苗員外使四百兩銀子包他一年，怎麼事不精乘，不消說衣裝人物，只這幾步，顯出那一點金蓮，就是柳下惠也要開懷的。上穿一件月白透地春羅，襯底是桃紅綉紗女襖，係一條素白秋羅鑲裙，剛露那絳瓣弓鞋，一點凌波，扶著跳板，做出那一種嬌態，輕輕過去。銀瓶迎進前艙，也換得鬆鬢平頭，一身淡色衣服，不消二日，學成了揚州打扮。這玉嬌一看，真是渾身是俏，世上無雙。彼此相讓，都平拜了。讓到後艙，櫻桃捧上茶來吃了。董玉嬌道：「姐姐貴庚幾時生。」銀瓶道：「妹子今年十八歲了，七月十六日生。」又問姐姐貴庚，玉嬌道：「我今年二十一歲了，十二月初四日生。比姐姐癡長了三歲，那件比得姐姐。」又問道：「為甚麼事兒上江南來，都一對小小的年紀，鄭叔叔就是個老江湖，吹彈絲竹，滿揚州也找不出個對來。」銀瓶老實，不曾出門，那裡應答得來。東一句，西一句，說是隨著玉卿探親，問道是甚麼親，又答不來。說是從小兒定的

親，問道公婆幾時不在，又答不來。鄭玉卿在外艙聽著，生怕決撒，忙進來作揖，接銀瓶接話。

待不多時，只見苗員外換了一套新衣，把臉上肥皂洗得光光的。玉卿迎入前艙，彼此又平拜了，行了酒禮，安坐已畢。掛起那琉璃羊角一枝蠟燭，照得浪船上紅紗亮■，一片朱紅。玉卿怕船在關口上，不好頑耍，忙叫梢公將浪船放出西岸楊陰之下，係了纜。東方月出，玉卿才請了玉嬌來入席。銀瓶後隨鋪氈，讓員外行禮，苗員外已是酥麻了半邊，那裡肯受。玉卿不依，只得二人平拜已畢，俱安坐入席。董玉嬌在苗員外肩下挨坐，銀瓶和玉卿相挨。櫻桃斟酒，卻是四個小金蓮蓬鍾兒，是師師箱中之物，苗員外見此就知來路不明。把燈下細看銀瓶，又比白日不同。看官聽說，大凡世界尤物美人，俱是天上的光彩，生下來就如名花異卉，有一種風光在面上綽約閃爍，忽然是紅忽然是白的。他如不笑時還好，只一笑之間非紅非白就如菩薩現光一樣，實實的認不真他。所以唐明皇沉香一亭一枝牡丹，變成五採青黃紅紫，一時變化不盡，謂之花妖。應在楊貴妃亡國身上。大凡尤物不妖其身，定然妖人。這銀瓶才色絕代，那有個平平過到一世的理。苗員外一見銀瓶，看了個飽，才知世上的人不曾見女色。抖起他這垂鈎下餌神奸計，打虎拋羊絕戶心。有詩單說這美色不可輕見，淫人不但女色，就是古董字畫，多有取禍處：

物因奇怪皆成害，色有嫵媚易作妖。

不向人前爭巧豔，免教他日恨餘桃。

那時飲酒添換將畢，明月初上，照得滿船如水，揚州關上，絲竹喧嘩。那銀瓶聽得吹彈不在行，把口掩著微笑。玉卿道：「等我吹吹笛和他們船上比比。」叫銀瓶取出一隻西洋老血咒，是皇上賜李師師的，滿滿斟上，送與苗員外。他卻取箏來，安在小幾上彈起。真是雁渡長空，龍吟秋水，驚得那些船上人不彈唱了。員外飲畢，也斟了一杯回敬。玉卿卻取出一面縷金螺甸琵琶來，那是民間之物，又叫銀瓶彈。銀瓶因沒人合著，不去接。苗員外使個眼色，董玉嬌知道了，早接過琵琶來，彈了一套〔清商〕，也是揚州有名七淸彈。銀瓶又要奪勝，早接過來。叫櫻桃斟酒，勸大娘一杯。彈了一套〔漢宮仗〕。員外說起江湖上事，梢公不可輕信，你小小年紀，一對夫妻，又有這些行李，該到店裡另寫大些的船。萬一這梢公不小心，哄得你們睡了，撐到湖蕩裡，還不知是那裡。說得玉卿害怕，苗員外道：「小弟有一隻浪船，正要到鎮江去。自家的船，叫他服事也便些。到像骨肉關切的話。」玉卿謝了又謝，許著明日移船。飲至三更，把船依舊回到關上泊了。

如此你來我去，不止一日。那日苗員外進城和眾商人見鹽院去了，有些小郎多跟去了。玉嬌兒將船艙取開兩扇■子，故意把手一招，玉卿積年子弟，勾搭熟了。逾窗而入，閉上艙門，忙把玉嬌攙定求歡。那玉嬌受了苗青秘計，十分奉承，即說嫌員外粗丑，「一見你這樣知趣，不得和你同生同死。」說到熱處，兩人乾勾多時，果然玉嬌風月狂淫，水氣交湊，弄得玉卿快不可言，就說：「銀瓶雖美，年小不知滋味。但得咱兩人長遠相交，我情願把銀瓶嫁了。」玉嬌道：「你要肯時，我管慢慢和員外說。你休改了口。」玉卿道：「我有假話，就掉在揚子江裡。」說畢話，仍舊過船來，把■子閉了，銀瓶那得知道。至晚苗員外回來，董玉嬌如此說了一遍，不勝之喜，另治了一席，請過鄭玉卿來，道：「老弟你我同盟生死之交，不該說假話。你這娘子是那裡拐了來的？那有良家女兒，這樣一手絲？賢弟可知這揚州番捕拿賊的公人極多，這兩日弟這船上打探得好不緊急，一把套住你到官，就完不得事。如今這金兵大亂，東京來的人，不許收留，好不嚴謹。」說得鄭玉卿沒有主意了，道：「隨哥怎麼樣，小弟敢不從命。」苗青道：「你實說，這女子是那裡的？我來你安排。」那鄭玉卿只得略露幾分，說是東京娶過的娘子，原不是良家。」苗水道：「既是娘子，何妨明說。小弟這玉嬌，也不過是娶的門裡人。我們風月中的浪子，不過是興個新鮮，那個是三媒六禮娶的老婆不成。」說到中間，叫董玉嬌出來和鄭玉卿猜枚割拳，故意頑成一塊。玉卿還不敢放膽的頑。這苗青叫他輸了的，叫誰親娘、親爹，一味皮混。飲到樂處，董玉嬌要請過銀瓶來吃酒，請了二次，推說睡了。鄭玉卿跑過艙去，也不管他殘妝半卸，一把扯著往大船上來，銀瓶掙著不肯，險不掉下水裡去。這裡重整杯盤，說破是娘子了，行了一個令，大家講就，誰輸了，把娘子送到誰懷裡。苗青故意先輸了，董玉嬌斟上滿滿一杯酒，倒在玉卿懷，一遞一口吃了。第二擲玉卿輸了，該銀瓶送酒，他卻不肯去近前，只遠遠送了一杯，又回來坐在玉卿的身旁。董玉嬌惱了道：「鄭叔叔全沒有男子氣。難道人家的是娘子，奉承了你，你家就是自家老婆，也要送過去！」激得玉卿把銀瓶抱起，輕輕送入苗青懷裡。苗青要他口口相還，銀瓶羞容滿面，只不好哭起來。從此大家混鬧不提。

那日董玉嬌和鄭玉卿說：「我和你這等相厚，離不開了。夜裡哄苗員外說，是你家要嫁銀瓶。他說情願出一千銀子，要多添財禮，他也依了。如今咱兩下定個計，你只說是換娘子，再貼上一千銀子，你只去了一個銀瓶，有我頂著他的窩兒，咱還白得了一千銀子，有了咱兩人那裡去不得。你要肯了，我好再哄苗員外。」這玉卿原是蕩子，有甚正經，看著銀瓶舊了，又要新新鮮鮮，滿口許了道：「早說定了。一面兌銀子，一面過船，我自有個法兒教他不覺。」到了次日，苗員外請過玉卿來道：「闊客換娘子，也是常事。老弟你叫我添多少，明說了罷。」依玉卿，要一千兩。董玉嬌把臉揚著道：「要換就不消爭多爭少，俺們那個是馬是驢！」說著哭去了。講了一會，苗員外添至一千之數，彼此不許帶箱籠，明日只說移船，午後各人開船，銀瓶那裡知道。

飲到月下三更，苗員外取出二十錠元寶放在一個箱裡，抬過鄭玉卿船上來，只說盛的傢伙要帶往南上京去，到了明日，有一隻大浪船船另一個梢公來，把船上的箱籠物件俱搬下船去。可憐銀瓶全不疑心，只道是換船，那知是換人。將船搬畢，先使櫻桃過來看行李。玉卿到船上和銀瓶說：「你不過去謝謝他？苗大娘和咱頑了這幾日，親姐熟妹的還不得如此。他苗大爺又不在此船上，你們說兩句話兒，就來接你。」那知道董玉嬌先已上了浪船，裝是先看銀瓶，他卻使銀瓶去看玉嬌，兩不照面，哄得上了大船。丫頭接進後艙，不見了玉嬌。丫頭道：「俺奶奶才去望大娘去，想就來了。」哄得銀瓶坐等，全不見到，玉卿又不接。早已割開皮肉消前債，又抱琵琶過別船：

花香曾借錦纏頭，轉眼花飛樂已休。

白璧擲來因賤售，黃金散去為輕投。

酒闌月落羞瑤瑟，水盡魚空冷釣舟。

自是情緣容易斷，堪憐棄婦泣空篋。

看官聽說，這段因果，是李瓶兒盜了花子虛數萬家財，貼了身子給西門慶，今日花子虛又托生做鄭玉卿索他的情債。那銀瓶欠他情債，一一還完，還足原數，因又添上一千兩賣身的錢完了債。花子虛因氣而亡，尚欠他一死。

卻說銀瓶在苗員外鹽船上邊，許久不見玉卿來接，好生疑惑。待不多時，只見苗員外進來，朝著銀瓶作揖道：「我的冤家，你怎麼也到了我手裡？」才把鄭玉卿受了一千銀子換了董玉嬌說了一遍。這銀瓶才如冷水澆背，毒火燒心，放聲大哭，連罵負心賊不絕。這裡苗員外安排花燭，擺上家宴。那銀瓶哭個不休，扯發抓臉，又要跳江，把苗員外慌了。那時金兵信急，兩岸俱有巡兵，他怕銀瓶喊叫，弄出事來，不敢留在鹽船上，忙使一頂小轎，哭哭啼啼，送往城內鹽店去了。

原來苗青老婆極是妒的，他家妓妾常是打死，苗青做不下主來。一向知道苗青包占董玉嬌，久在船裡，見轎子進來，只道是董玉嬌，忙忙走出，拿一根鐵火杖，一把扯著頭髮好打。那銀瓶正不知是那裡的帳，一面啼哭，碰頭撞額，渾身是血。打畢了，才知不是包的老婆，才住了手。可憐銀瓶受屈不過，到了半夜，解了白綾腳帶，自縊而亡，這才完了李瓶兒情債。直到了無情，完了李瓶兒財債，直到財盡，不知鄭玉卿得了財，又得了色，這一夜過了瓜州，船上開宴會合歡，兩情已熟，何等快活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，有分教：鴛鴦陣中，倒鳳顛鸞千種美，虎狼隊裡，人離財散一場空。